

天泛着魚肚白的光芒，光芒一寸寸地從天邊射進城市裏頭，射進一條短短的小街。一位身着單薄的老婆婆站在牆邊角落收拾着紙皮箱，她不時用手揉一下已經僵硬的腰部，然後繼續收拾紙皮箱。老婆婆小心地把報紙收拾好後，便推着手推車走向大街。她習慣性地步向離自己最近的地鐵站，去那裏等待派發免費報紙。

等啊等，老婆婆身後的排隊的隊伍也愈來愈長，像條蜈蚣般曲曲折折地伏在大街上。早上七點多時，終於要開始派發報紙了。老婆婆高興地拿過報紙後，就推着手推車快速地往別的地鐵站奔去。而腳上的布鞋卻因長期的站立奔波而被磨得只剩下薄薄一片，腳板也磨出了水泡。當老婆婆拿完附近地鐵站的免費報紙後，又轉投向各大商店，和一眾老人家「爭個高低」，展開了紙皮箱爭奪大戰。

當老婆婆推着滿載了報紙和紙皮的手推車時，天已經半黑了。她滿心歡喜地把手推車推進一間回收商，出來時，手上換來的是一張二十元紙幣。老婆婆拿着辛苦得來的錢，憶起兩天前小孫子曾向她撒嬌說要吃糖，就快步往糖果店的方向走去了。

糖果店前不遠處的路旁，跪着一個乞丐，他是一個殘障人士，他失去了雙手。他雖然頭髮凌亂，一身衣着破舊，但眼睛卻是着光彩，他還沒對人生絕望。他口中咬着畫筆，腿上放着畫板，一筆一筆地輕輕勾畫着，像是要繪出希望的藍圖。他身前的盒子裏，放着零丁的硬幣。

老婆婆看到他後停下腳步，細心地看着他作畫，看着他畫出一個失去雙手卻擁有翅膀的青年。老婆婆將手上握着的二十塊錢放在他身前的盒子裏，輕輕地轉身離開。

很多年後，這個城市出了一位名畫家，他年輕有為，卻是一個失去雙手的殘障畫家，他口下畫出來的畫，常被人用天價買走。這位名畫家常暗自在心中感謝老婆婆，如果當年沒有那二十塊錢，沒有她的鼓舞，他能成為今天的自己嗎？